



# 小院新事

■吴桐

暖和的冬日，更喜欢待在院子里。清理枯枝败叶，培育新苗，赏花弄草，忙完之后晒晒太阳，便觉得自己也如刚被整理了一番，从里到外都是新的、暖的。

小院最近发生了两件大事。一是两米多高的南天竹没了。枝叶与枝干仿佛是一夜变黄的，但树枝直挺挺地立着，没有一点儿弯曲、脆弱之态，总让人觉得如果再精心养护一段时日仍能再展笑颜。叶子也不落，风干了模样依然摇曳。只是原本一串串的籽，而今只有寥寥几粒还在枝头，显示出它的凋败感，展现其生命已逝的真相。这南天竹是去年年末买回的，因我喜欢它的叶子与籽，希望买回就能欣赏，所以买了这株大苗，另外也买了一株小苗打算亲自培育。未料，这粗粗的大苗近一年光景便如此去了，小苗却还鲜活。

二是“逝去”两年多的紫檀居然重生了。千真万确！若只是冒出一两片叶子来，我是不敢信的。但却已经长出了一丛叶子，新旧叶都有，这才敢确认。这株紫檀是先生最早倒腾院子的时候，由一棵极小的苗子就开始培育的。后面先生没时间打理花草，中间荒废一年，我才接手。前年盛夏，我出门了一段时间，院子无人打理，旱死了一批花草，紫檀便在其中。我清理时，始终未舍得丢弃这棵紫檀，每每浇水，也给它浇上，它也神奇，枝干一直就那样，不断不折，我也就把它当一棵木雕艺术品般去看它。谁知，它居然真能枯木逢春。看来，遇事还是不能早下结论，过早放弃。这“死”与“生”都是小院的大事，然也算不上新鲜事，于花草而言，生死枯荣，常事也。小院其余新事皆为小事。

柠檬树又冒出了一个新果子。昨日先生才摘掉那个黄了的柠檬果，两三个青果子也还挂着，今天早上细看，又有一朵花修成了正果。大柠檬树已无果，花也寥寥，这棵小点，果子两三个，花还挺多。一年四季，没怎么修剪过这两棵柠檬树，也不算精心养护，果子很少。倒是能结许多花，只是时常一场雨后，花就打落不少。能结成果子，确实是靠花自身的修为了。

风铃草昨天还只是些花苞，裹得紧紧的，今日就绽开了，花瓣是浅浅的蓝紫色，沾着露水，像刚睡醒的小姑娘在伸懒腰，可爱极了。我搬了个凳子坐在旁边看，一小片开了大半的风铃草，几只白色带着斑点的蝴蝶正绕着它们飞，蓝白绿的色调，清新雅致，使人忍不住想作画。这风铃草只开了一半便如此招蜂引蝶，若是全开了，不知何等惊艳。这看似一蹴而就的盛放，却是藏着多少时光的酝酿呢？含苞是积蓄，绽放是奔赴，与花的每一次相遇其实都是“蓄谋已久”的欢喜。

每年过年之前会新买一些花草，买来养一段时间，等过年就刚好花开或是花期足够长能等到年后才谢。这也算是我等新年的一个小仪式吧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偏好买大丽花和灯笼花，共同特点皆为种类繁多、花期长，买了款名为“牛奶咖啡”的大丽花，株型粗壮、花型大，颜色米白，显得既大气又有那么一丝高雅。我喜欢得紧，精心侍弄，静待花开。以花盼年，让平凡的日子有了期盼，让新年的欢喜有了铺垫，我想，我藏在这一花一叶的期许与等待里的年味，亦是人间烟火。

来了只新的小猫，居然是白的，只接近尾巴处有些黑灰色。新猫，我一凑近就跑了。没关系，多来两次，就不怕了，来这的猫都这样。所以说，养什么猫呢？我这院子都没缺过猫，猫来猫往，还不知糟蹋了我多少花草。有几只比较熟了，被我呵斥过几次后，也就不敢攀花架，打我的花盆，通常只躲在幸福树和龙血树那边。豆芽、豆苗姐妹俩以前都试过拿吃的喂猫，后来发现小区里老鼠多了去，便不再喂。想着这些猫儿饿了自会去打鼠，只是这么些年，猫不见少，鼠不见减，也不知是猫自有吃的，懒了，还是猫鼠真有和谐共处的这一天。

闺蜜去年就送了一套户外桌椅，一直没去拿，她戏言可能要等到我生日给我做生日礼物，未料真等到了今年我生日时，这套桌椅才到我。此时便能在院子里摆好，放上茶具，煮一壶茶，赏花品茗。过几日，花开得更好些，新茶具到了，请姐妹们一起共赏，才是雅事。

其实小院哪有什么新事？不过是树枯了，树活了，冒果了，开花了，猫来了，茶熟了……可就是这些小事，每日也有一点点不同，细细品味，都是新鲜。于我，日子里发生的这些温柔细微的事，比很多事都值得记录。



# 顺天岩石头

■朱宏球

船塘河蜿蜒流淌，顺顺天镇而过，千百年间，在沿河左岸孕育出三座奇崛石山——一座扎根滑滩上坝村，一座静卧岩石村，另一座矗立在顺天与洞头两镇交界的小岩坝村。

我未曾实地探访另外两处石山，唯有岩石村那座岩石头，在我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。

岩石村已有近五百年历史，早年名曰石溪。因村东头有一座面河而立的石山，名曰岩石头，村落依偎在山脚下的河岸边，人们遂将石溪村称作岩石下，久而久之，“下”字被岁月悄然省略，便成了如今的“岩石村”。

岩石头巍然伫立在船塘河畔，坐南朝北，直面滔滔河水。山势陡峭，唯有山后可寻得登山小径。北侧峭壁上，一块岩体突兀而出，顶部是一块两平方米的平台，先人赐名“八仙桌”。无论从正面望去，还是侧立凝望，这巨型石体都宛如一尊巨人，静默凝视着北来西去的江水，古人便赋予它“望江太子”的美名。船塘河行至岩石头山前，骤然拐出一个90度的大弯，而后蜿蜒流经洞头镇，最终奔涌汇入新丰江水库。上世纪未建桥之前，岩石村的村民赶集耕作，全靠木船人工摆渡，出行极为不便。每逢汛期，洪水汹涌，摆渡更是险象环生。于是，人们纷纷祈愿“望江太子”庇佑平安。说来也奇，这片渡口从未发生过因渡船过河而溺水身亡的事。

骆湖河穿过灯塔镇高车村，流经顺天镇白沙村、到角村，最终与船塘河交汇。两河交汇处，左为岩石头，右便是我的家乡到角村。隔河相望的距离，让岩石头的身影深深烙印在到角村每个人的眼底和心里。儿时，我常围在老人身旁，听他们摇着蒲扇，讲述岩石头的种种传说。最广为人知的，是岩石头住着神仙，庇佑着顺天三条河水（除船塘河、骆湖河外，忠信河经金史村汇入船塘河）滋养的民众。山上常年云雾缭绕，有仙人在“八仙桌”对弈，每到特定时节，四方善男信女便会结伴而来，在山前焚香祈福消灾。还有一则凄美的传说在乡间流传，岩石头河畔曾有一棵千年大榕树，枝繁叶茂如伞盖，根系盘错扎入河底，吸收日月精华，日久成精，每到月

夜，便化作一位眉眼含俏的妖娆女子，踏着河雾悄然潜入村中，偷偷与村里的小铁匠相恋。小铁匠对她一见倾心，如胶似漆，不过数月便面色憔悴，日渐消瘦。老铁匠察觉儿子异样，暗中探查终知缘由，遂扮作小铁匠设下计谋，终将榕树精除掉。榕树枯萎凋零，铁匠一家也悄然搬离了岩石村，只留下这段痴情错付的故事，在河边的风里代代相传。

到角村的耕地，大多分布在两河冲积而成的连片滩涂上，村民的房屋则坐落于河岸或山脚下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日子里，人们抬头便能望见岩石头，它的名字早已融入日常的闲谈与叮嘱。收工时，人们会念叨：“天黑咯，连岩石头都看不清了，回家喽。”观测天气时，会说：“起雾了，岩石头那边都隐在云里了。”儿时夏季农忙，家家户户晒谷子，晾花生的活儿多由孩子们承担。一旦天气有变，在坝地耕作的大人们便会扯着嗓子喊：“天暗下来了！岩石头上飘着一朵黑云，说不定要下雨，可得当心啊！”“雨来啦！雨来啦！雨下到岩石头那边啦，快收谷子，抢花生哟……”那急促的呼喊声及孩童们在晒谷场上忙碌的身影，成了农忙时节最鲜活的记忆。

岩石头所在的山体山高林密，草木丰茂。那些年，冬日农闲，到角村的人们总会扛着柴刀草镰，随手从地里拔两只白萝卜揣上，卷起裤管，蹚过浅滩处的骆湖河，到岩石头那边的山上砍柴割草。冬日河水瘦浅，仅没过膝盖，冰凉的河水却挡不住人们劳作的热情。我的四姐、五姐、六姐常常结伴前往，已嫁本村的二姐有时也会一同随行。姐妹们分工协作，先合力割满好几担草，再由两人负责挑草过河，其余人继续埋头收割，如此往复，一天下来，每个人都能割满三担草。等她们陆续将草送到对岸时，天色早已黑透。每当这时，我便跟着母亲，提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去河边迎接，直到姐妹们的身影伴着青草的清香从夜色中浮现，再一路陪着她们将一担担柴草挑回家，堆成高高的草垛，成为冬日最踏实的储备。

我的堂姐恒妹与瑶女，先后嫁入了岩石村。记得她们出嫁那日，姐夫叶茂如伞盖，根系盘错扎入河底，乐呵呵地乘船而来。我们一众亲友

也坐船送嫁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船。冬日河水澄澈如琉璃，船夫黝黑的面庞上满是笑意，竹篙在水中轻轻一划，船便劈开碧波，顺水而下，很快便抵达岩石村口。岸边早已热闹非凡，迎接担子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候，看热闹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，欢声笑语洒满河岸。傍晚时分，我们仍乘船返程，堂姐们红着眼眶把我们送上船，她们自己也坐了上来，眼神里满是不舍，仿佛想跟着我们一同回到熟悉的家。后来，姐夫家来了两位妇人，温柔地将她们拉上岸，堂姐才含泪与亲友挥手道别，那泪水里藏着的是对娘家的眷恋，是对新生活的志忘，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。恒妹的丈夫超华哥，瑶女的丈夫如连哥，都是善良本分的庄稼人。婚后，他们常过河到岳父家帮忙耕作，家里但凡有事，只需一个招呼便即刻赶来，深得大伙儿的敬重与喜爱。两位堂姐在婆家勤勤恳恳、通情达理、相夫教子，不仅将小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、风生水起，还把到角村种植萝卜的好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村民，备受大家欢迎。两位堂姐的为人处世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后来，在两位堂姐婚后“拉六朝”（婚后第六天娘家人前往探望），孩子满月、赏灯等喜事中，我与雪妹姐、火强哥、桥宜姐等年纪相仿的小伙伴随着长辈一同前往岩石村，前前后后不下十次。至今，村里井然有序的石子路、墙体高耸的围屋，巷陌间飘来的烟火气息，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有几次途经岩石头，还能瞥见山前那方香火缭绕的案台，袅袅青烟里，藏着村民对平安顺遂的虔诚期许，也藏着岩石头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守护。

岁月流转，船塘河的水依旧奔流不息，岩石头的轮廓在朝暮晴阴中未曾褪色。它见过渡人的竹篙点破晨雾，听过农人的呼喊穿过田垄，看过新娘含泪道别，也见证着两村人世代相守的温情。那些与岩石头相关的传说、劳作的艰辛、亲情的暖意，早已与它的山石草木融为一体，刻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岩石头，它不仅是一座石山，更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图腾。它以沉默的姿态，守护着一方水土，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念与期盼。

# 裁春(外一首)

■黄贵美

立春，过了  
檐角的风开始裁剪——  
檐下的燕巢渐暖  
纸鸢牵着孩童奔跑  
溪流叩响山谷  
桃花推开竹篱  
母亲挎着竹篮俯身掐断嫩豆苗  
而此时，樱花落满石阶  
柳条轻扬在风里  
母亲提着半篮豆苗半篮斜阳归去  
隐约在一山渐稠的炊烟里  
立春后的每一寸晴光  
都裁给赶路人

# 辞旧迎新

日历撕了昨日的那一页  
离春节更近了  
团圆是永恒的话题  
扒拉着篱笆墙上的炮仗花  
开得如火如荼  
每一朵都像佛要点燃整个春天  
迎春花也拥有了自己黄色的翅膀  
迎着风朵朵芬芳

我踩着初萌的草色  
剪下桃花枝插进粗陶罐里  
实质上的春天要来了，真好  
比起物质，阳光更弥足珍贵  
我要在太阳下、田野上把春光裁成锦箋  
用它来写很多很多的诗句  
去辞旧迎新

# 指尖上的河流

■朱安娜

先来一场纸上谈兵吧  
囚禁于孤岛的戛手无寸铁  
一条蜿蜒的河流放着不再返场的青春

当清风解锁葱翠的山岗  
湖水蘸上颜料，描绘不空的天空  
自由飞翔的风筝捎上一声鸟鸣  
纸笺上的河流淌着潺潺的诗篇

或许，我们并非生活的囚徒  
而是自己的岛主  
付诸实践，将种子撒向中年的荒地  
你将收获不将就的未来  
百花会开在你的眼眸，我的心土  
百花会开在你的眼眸，我的心土

# 透明

■郑瑾萱

仍然是两颗靠近的心，蒙上窗棂  
那些模糊的影子落在上面  
我沿着它的纹路画出爱情的形状

屋外树叶摩挲的喧嚣之中  
你抱怨着苹果的青涩懵懂  
忘记了过去保持甜味的秘诀

太多的晴天我们缄口不言  
很多年，很多时候  
我们的爱缓缓流过，不声不响

时间在你面前慢了下來  
你的眼睛雪亮，漏出一点爱  
我朝着你的方向埋下一颗太阳  
让你也能越过山丘看见  
我的透明曾是我几经寻找的归属

# 生活的泥淖

■杨钊

像一台只有在理想世界才有的永动机。这样辛苦，薪酬自然不算低。按说像他这样的，怎么也算是中产阶级了。房子、车子，一个成功人士该有的他似乎都有了。他的生活应该很丰富。

可是这个夜晚，独自坐在地铁上，他有些凌乱，有些木然。列车均匀地晃动着，他仿佛感到身边的一切都变得轻柔，也随着列车晃了起来，如同儿时在水边看到的水草，阳光下在微微荡漾的河流中轻轻地晃动，眼前有些迷离，有些朦胧。

八岁那年他随父亲进山，在一艘小木船上，船在水面上荡出了一条水线，那水波就向两边散去，不一会又恢复了自然的平静。透过清澈的河水他看到了那河里的鱼，一群一群，一会出现在船头，一会出现在船尾，似乎过得很惬意。那一天他和父亲去山里的小绿湖钓鱼，也许是困在船上无聊，也许只是一时的好奇，他只能用眼睛满世界找乐子，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山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，那一天他看到了河底的水草，看到了游鱼，看到了山上已经开的红艳艳的杜鹃花。

此后的周末他和父亲多次进山，似乎成了那段时间他唯一的去处，直到父亲走之前的最后一次，他再也不进山了。奇怪的是过去了那么久，这一切怎么又浮现在他的眼前，他分明看到了那时的阳光映照下的水草，可是列车上的到站广播却并不这么认为，一次又一次响起，一次次打搅着这个年轻人的幻梦。

车上的旅客下去了一拨，又上来了一拨。似乎没完没了。也难怪，这里可是广州。记得大学毕业那年签约广州某大公司，班上炸开了锅，多少同学羡慕他，那些平日不怎么搭理他的“班花”也是对他关爱有加，那种感觉足足让这个帅气的小伙子兴奋了一周。记得那年初到广州，呼吸着湿湿的空气，看着四周的绿叶鲜花，聆听着公交车里的粤语广播，都让陈

天译感到新奇，感到惊喜，感到如梦如幻。他兴奋地对自已说，广州，我来了，我再也不走了！

可是来上班的第一天他就迷失在了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了，找了好久才在一座摩天大楼的28层找到了公司。时间真快，一晃6年过去了，如今的陈天译似乎对眼前这座城市感到了一些厌倦。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，也许是自己有病了吧，他竟想要离开这座城市。

这要从他女儿读书的事情说起，起初女友过来工作，因为不是本科毕业，迟迟难以落户。后来有了女儿，原计划咬咬牙买了所谓的学区房，可是今年一开春，国家的政策好像又变了。下午妻子焦急地打来电话，他们的房子不在想读的学校学区内。妻子一个劲地问，怎么办怎么办……你快找找人，找找关系……

一想到这些，他就感到头脑发麻，再过几天就开学了，女儿去哪里读？整个下午的工作，他感到索然无味，迷乱中出了好几次差错。

此刻他茫然地走出了地铁站，走上了天桥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灯，还有远处高楼变幻的霓虹灯，他不知所措。小商贩们蹲在天桥上吆喝着，看着过往的行人，而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路。

电话响起了，是妻子，他不想接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除了会设计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人。电话接通了，她激动地说，小孩读书的事情有希望了，因为很多家长提意见，应该会给他们小区读书的机会。

那头，妻子明显很激动，那种激动比当初自己求婚时还要多很多。陈天译却怎么也激动不起来，他还是落了泪，不争气的眼泪顺着鼻子流了下来。在这个瑟瑟的秋风里，一个男人落下了泪。街上的车依旧来来往往，没有人去看这个孤独的小伙子，更没有人看到他流了泪。

灯火下，他深一脚浅一脚踏上了回家路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还要上班。